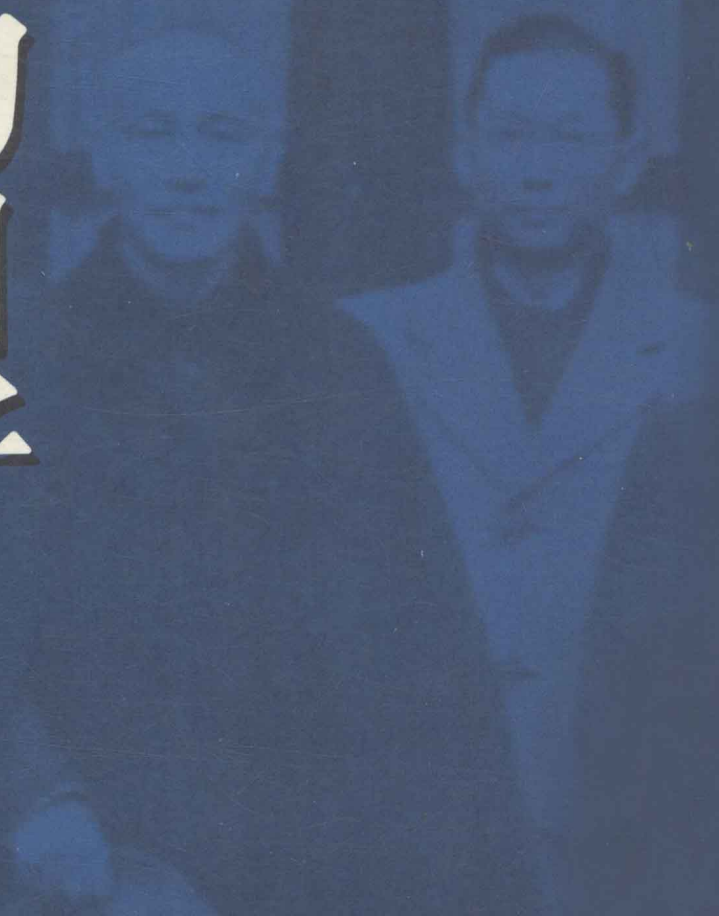


張令澳◎著

我在 蔣介石 侍從室 的日子



大歷史系列

6

我在 蔣介石 從室的日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張令澳作,
-初版. 臺北市;周知文化出版;
[臺北縣新店市];學英總經銷, 1995
[民84] 面;公分.
ISBN 957-9120-19-6(平裝)

1. 中國 - 歷史 - 現代(1900-)

628

84005042

大歷史系列⑥

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

作 者/張令澳

發行人/李利國

出版者/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6297號

地 址/台北市通安街148號7F之1

劃撥帳號/18136007

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
傳 真 /737-1467

印 刷/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年7月初版一刷

定價/300元

◎本書由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授權於台灣地區出版發行，限在台灣地區內銷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張令潔先生為一誠篤
君子其所撰回憶錄多
具有極大之史料價值

劉真



劉真，字白如，安徽省籍，其夫人石裕青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後裔。

劉真畢業於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院，與其夫人是同校同學。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夫妻雙雙回國參加陳誠所主辦的「軍事委員會留日歸國學生訓練班」受訓，與本書作者是同班同學。一九三八年，該訓練班在武漢結業，劉真品學兼優，受到陳誠的重視，被選拔為陳誠的侍從秘書，從此追隨十餘年。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移台灣後，劉真曾先後出任師範大學校長、教育廳廳長、立法委員等職務，為台灣教育界的元老。

出版序

幾十年來，有關記述蔣介石父子的書籍簡直是汗牛充棟，各種文字、各類體裁，包括官方文書、名人回憶、專家撰述、記者專訪等等，可謂應有盡有、不勝枚舉，然而有關中國現代史上最具神秘色彩的權力核心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資料卻付闕如。筆者何人？憑什麼寫出這本《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來，是不是有濫竽充數之嫌呢？

這就要從一個偶然的感觸和筆者本人被斷裂的經歷來加以說明。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秋，我在青海柴達木盆地邊緣的某一勞改集中營裡改造近十年了。在長年累月的繁重勞動、惡劣多變的氣候和營養不良的身體狀況下，我已漸漸地變成一個神情麻木，一遇到機會便想躺下睡覺的懶漢了。世事於我早已漠不關心，知識已成爲罪惡的負擔，夢中依稀的妻兒形象也越來越模糊了。

一天，照例在完成一天勞動收工回來的時候，忽然看到在營房門口，設立了一個書攤，正在銷售一部香港出版，作者唐人所寫的《金陵春夢》。攤旁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

「購書不用現金，只要記下姓名，在按月勞動津貼上扣除即可。」出售這本書的負責人是勞改隊的中隊政治指導員，經手買書的是本隊的「統計」（「統計」乃勞改隊中被選拔出來充當隊長幫手的犯人）。

指導員在大門口向列隊歸來的勞改人員說：「這是一本記述蔣介石故事的書，行銷香港，現在大陸也可以看了。你們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餘孽（由於六十年代的分管分押政策、勞改犯人按犯罪性質，分別集中於各隊），拿它照照自己的樣子，對改進有益。」

在這樣的宣傳——不，應該是「指導」下，每個小組都報名買了幾部。於是十年不看书的我，居然也從小組長手上分配到一部上下兩冊的《金陵春夢》。我想，既然說是「故事書」，總比當時至高無上的「紅寶書」可讀性強些吧！

已經是十月的天氣了，在青海西部草原上，白天特長，太陽要到北京時間下午八點以後才姍姍地沒入地平線。農場秋收早已完成，屬於一年中最閒散的季節。這時整個農場的大小幹部正忙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各派互鬥奪權，鬧得不可開交呢。但因為中央文革小組有一條禁令：「不得衝擊全國任何監獄和勞改場所」，所以這場「觸及靈魂的革命」對勞改集中營來說，依舊是「春風不渡玉門關」，遠離著社會的一切騷擾。

秋收既已完成，距離農場每年半天勞動、半天學習的「冬訓」期還有一段時間。我被

分配在一處打麥（青稞）場上做揚麥子的助手，工作頗為寬鬆。每天外出工作時，我帶上一冊《金陵春夢》，遇到休息或任務已完成，但還不到收工回隊的時候，就躺在乾淨乾淨的麥場邊，篤悠悠地閱讀起這部小說來。

這是官方特許的一部書，看這書不會有麻煩，只是我心中牢牢記住一條：「只看不談」。不管書的內容多麼荒唐可笑，掐造得十分拙劣，若有同伴和我閒談起來，我守口如瓶，不理不睬；免得到了「冬訓」，關在營房學習的時候，被人檢舉揭發。特別是像我這樣經歷的人，更容易成爲「殺一儆百」的典型，在「冬訓」總結大會上被當做「祭品」。勞改隊是禁止談論自己「犯罪歷史」的，所以我的經歷尚鮮爲人知。

但是，這部《金陵春夢》碰在我的手上，讀起來確實令我啼笑皆非，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謊言造謠怎麼編造得如此離奇？這個「蔣家皇朝」，如果真像作者唐人所描繪的那樣昏庸腐朽，那麼又如何立國於世界之林？怎麼能夠在中國有效統治了二十多年，最後還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呢？編造的內容再光怪離奇，也畢竟掩蓋不了歷史的真實，《金陵春夢》無非是這位投機作家的一派夢囈而已。

當時我在越看越氣憤中，胸內不禁湧起了一股微妙然而又是確確實實曾經有過的決心：有朝一日我若還能出去，一定要寫出一本有關蔣介石、有關他的侍從室真相的書來，

爲歷史作證！

有關記述蔣氏的書籍，不乏談到「老先生」起居生活，闡發「內廷秘聞」等類書冊。但是真正說到，在抗日戰爭時期運籌帷幄的蔣介石的最高統帥部——軍委會委員長侍從室的專著，孤陋寡聞如筆者，卻尚未見到一木，這是一個遺憾。如今由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遺世老人來奉獻這樣一本書，雖不敢說是填補了歷史的空白，至少也是圓了我二十七年以前，在柴達木勞改時，心頭曾經湧起過的那個夢。

已屆暮年，遙遠的夢如今竟然成真，筆者內心的欣慰可想而知，只可惜的是，當年在侍從室的有關照片與紀念物，由於在大陸推行極左運動的年代裡，爲了避免惹上麻煩，早已銷毀殆盡，無法一併刊出，至爲遺憾。

目錄

題詞

劉真

第一篇

走進德安里

一、侍從室所在地——德安里風光	1
二、我是怎樣進入侍從室	6
三、侍從室的組織機構	12
四、蔣介石的秘書群	17
五、官邸工作晚餐	22
六、懇親會和歡慶勝利日	25
七、處理一件緊急情報舉例	33

第二篇

侍從室見聞

一、蔣介石攤牌——史迪威事件經緯	36
二、國共談判的神秘使者張冲	49
三、金九和韓國臨時政府	68
四、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	89
五、周旋於蔣、汪和日本之間的高宗武	105
六、蔣介石訪問印度	121
七、蔣介石經略西藏始末	137
八、宦海浮沉的吳國楨	150

第三篇

侍從室人物群像

一、第一處五位主任	170
風流儒將錢大鈞	169
左右逢源張治中	

善當幕僚的林蔚

背蔣投共賀耀祖

軍人外交家商震

二、第二處主任——文膽陳布雷……………231

三、第三處主任——重臣陳果夫……………240

四、侍衛長——驕將俞濟時……………254

五、幾位傑出的組長與秘書……………261

大少爺陳希曾

唐縱與第六組

抗敵復歸的陶希聖

忠誠可靠的俞國華

日韓問題專家的邵毓麟

第四篇 隨蔣經國赴東北工作回憶 317

一、隨蔣經國赴東北工作回憶 318

二、蔣經國的「青字號」系統 388

三、蔣經國周圍留俄同學雜憶 401

第五篇 「最是倉皇辭廟日」——記蔣氏父子在溪口逗留的最後一段時日 401

第一篇

走進德安里

一、侍從室所在地——德安里風光

抗戰時的陪都重慶，在中四路靠近曾家岩的地方，有一條水泥鋪地的小巷。高高的圍牆裏，隱約露出了裏面洋樓的一角。除了早晚之外，很少有人在這裏進出，似是一處達官貴人私家住宅。熟悉重慶政界情況的人走過巷口，都會有一種神秘而又森嚴的感覺；即使不熟悉這裏內幕的人，見了這條巷子也會感覺到一股高深莫測、不同尋常的氣氛。

一九四一年初冬的某一天，筆者走進了這條名叫德安里的小巷，在這森嚴的環境裏，開始了難以忘懷的四年侍從室生活。

一九三八年，在國民政府西遷時，當時的西南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幾乎徵用了重慶大大小小看得上眼的所有樓堂館所。上清寺、國府路和曾家岩一帶，原來是一些四川軍閥修建的高級住宅區，後來就被徵用為國民黨中央黨、政、軍機關的辦公地，而其中心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所在地——德安里。這條小巷頗像上海的里弄格式，長約百餘公尺。巷子的右邊是行政院駐地，左邊不遠處是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正面對着那時有名的教會學校——求精中學。小巷裏的機關雖重要，但巷口卻不置大門，也不掛官廳的牌子，偶爾一瞥，甚至連門衛也見不到。殊不知這裏除侍從室外，委員長蔣介石的官邸也在其中，至於蔣究竟在哪座洋樓裏辦公，則更鮮有人知了。

熟悉內情的人們知道，小巷一邊的圍牆裏，稀稀落落地坐落着五、六幢兩層洋樓，每幢洋樓之間都有庭院隔開。對面的圍牆內則是一片空地。空地的一邊修有一排簡易平房，當初大概是供洋樓主人的警衛人員及下人住的，而現在仍作爲侍從室警衛人員的營房和操場，還設置了汽車庫。爲便於管理，侍從室總務組的辦公室也設在那裏。至於那些貼身衛士、便衣和侍衛官則住在洋樓的院子裏。

蔣介石的官邸深深地隱藏在德安里的弄底，這原來是張群在重慶的住宅。蔣來渝後，樓房內外修葺一新，用作蔣氏夫婦居住之所。不遠處就是國民政府所在地及孔祥熙、吳國楨等親信所居住的「范莊」（范莊是原四川軍閥范紹曾的公館），其間有小道相通。這些要人遇事向蔣請示，不必繞大門就能過來。

一九四四年間，宋美齡去美國耽了一段時間。蔣介石在宴請外賓時，就請吳國楨夫人黃卓群代作宴會時的女主人，她也常從自己家裏走小道徑直來到官邸宴會廳。那個有名的孔二小姐——孔令偉也常從「范莊」後花園來到蔣的官邸走走。當然，除了這兩家得地利及同蔣氏夫婦關係非同一般外，其他大員要晉見蔣介石，則仍須事先通報，得允許後再坐車從德安里進來。

蔣氏夫婦官邸外邊的一處地方叫「堯廬」，原是川軍將領許紹宗的家產。這裏有兩幢樓房，一幢是侍從室第一處主任的辦公室兼住宅，另一幢樓下是第一處的第二組，樓上則是第二處的第六組。後來毛慶祥的機要組成立，又在院內北側蓋了一排平房，用作辦公室和職員宿舍。緊貼「堯

廬」的另有一個較大院落也有幾棟房屋，主要的一棟中西合璧的古典式建築，即是第四組的辦公處；進門有一排平房，則是侍衛官宿舍和警衛組及侍衛長辦公室。此外，醫務室和理髮室等也設在這個院內側面的平房裏。

以上這幾個組是處理蔣介石各類重要公務的幕僚機構，所以就安排在蔣身邊的德安里。第二處主任陳布雷那時住在上清寺美專校街「溶廬」，平時在家辦公。第二處第五組則附設在陳宅毗鄰的一幢平房中。後來成立的侍從室第三處，則設在重慶南岸小溫泉的中央政治學校附近，在陳果夫的住宅旁，離德安里很遠了。

德安里侍從室的門崗不在巷口，而設在離巷口十幾米遠的隱蔽處。在圍牆兩側，面對面站着兩個身穿軍服、全副武裝的衛兵。崗哨前面，有一小土崗。上坡幾步路，還有一間用作收發室和會客室的小屋，邊上才是侍從室大門。外面的人因公要進去，需先在收發室填寫會客單，而後由值班員用電話與裏面聯繫並得許可後，方能由當事人親自到門房接客人進內。辦事畢，再親自送出來。而一般職員因私事會客，則只能在會客室裏談話，絕不能隨意進去。

那時一般的政府機關人員都佩有標明所在院、部的證章，一眼望去便可知道他們服務的單位。而侍從室職員佩戴的證章則不標明單位，僅在上面有一個特殊標記，且經常更換。有時是一圓形的青天白日圖案，有時是三角形的鷹徽等等。上校以上的官員與一般職員的證章又有區別，因為他們的職別屬保密範圍，所以只有特工、憲兵和警察中的部分人才能識別出他們的身分。雖然如此，由

於侍從室一般工作人員平時都穿着發給的毛料制服，所以附近的機關人員及老百姓依然明白這些人的工作性質。

德安里也有熱鬧的時候。每當蔣介石要外出時，先由侍衛長或警衛組長按電鈴通知值班侍衛官和衛士等警衛人員。按規定，聽到第一次鈴響聲，應立即做好各項準備；第二次鈴響，相互檢查服裝儀容和槍彈配備，然後跑步集合在門口等候；第三次鈴聲急促響起，蔣介石的黑色「卡迪拉克」大轎車已緩緩地從官邸內駛出。前座上，侍衛長神情嚴肅地端坐在駕駛員旁邊，蔣則坐在後座。後面緊跟着兩輛警衛車，車門敞開。一到門口，八個侍衛官和便衣衛士便一擁跳到車上，各就各位，手中握着手槍，兩眼直視前方。接着油門一轟，車子開出德安里疾馳而去。沿途的保衛工作，自有各地段的憲兵、警察和軍統的便衣早就做了布置。

德安里內內外外的森嚴氛圍是由侍從室嚴明的紀律約束形成的。侍從室人員雖不多，但規章制度甚嚴，如內部人員不能隨便同外界接觸，不能隨意發表言論和文章，上下班不可遲到早退，更不能隨便請假。又如那枚佩戴的證章，如果遺失，要立即報告警衛組，當事者必須作檢討，甚至給其記過處分，還要通報全體工作人員更換新的證章，廢止使用舊章等等，可見其紀律之嚴格。在這樣的約束下，侍從室職員大都勤勤懇懇，循規蹈矩地工作着，所以平日德安里這條小巷總是靜悄悄的，不像重慶其他機關那樣鬆鬆夸夸，人員雜沓。